

《了凡四訓》。各位觀眾，上一集，我們講到「上思報國之恩，下思造家之福」。說到古聖先賢所講的秩序，這是自然的、本有的，是我們本性的性德，絕對不是人為的。我們要明白這個道理，然後才真正肯隨順聖賢的教誨。聖賢之所以稱為大聖大賢，原因在哪裡？他並不是教我們永遠聽他的教誨，不是；聽他教誨是初學的一個階段，到你學到一定的程度，你境界提升了，原來跟他一樣。所以佛說「一切眾生皆當作佛」，他是平等的。《圓覺經》、《華嚴經》裡面說得更透徹，這個經裡面說「一切眾生本來成佛」，比應當成佛更加親切。所以佛法是平等的，儒家講的也是平等的，道家講的還是平等的，古今中外大聖大賢所垂訓的教誨，無一不是清淨平等的。這個道理，我們要細心去體會，要深入，才能夠得到真實的受用。

下面兩句，「外思濟人之急」，對外要常常想到眾生苦難的人多，特別在這個時代，常常想到一些苦難之人，我們如何去幫助他？救急，現在的慈善救濟，在社會上有很多宗教、慈善家（善心的人士）做救濟的工作，我們看到別人做善事，我們也要隨喜，要隨喜讚歎。我們如何去幫助他？我們自己生活方面，一定要知道節儉，我能夠省一塊錢，就能夠幫助別人一塊錢；我在一天生活當中能夠省兩塊錢，我就能夠幫助別人兩塊錢，要有這個心，要有這個願。遇到別人有困難，有急需的時候，就應當全心全力去援助。所以外思濟人之急，別人有急難，要常常想到，要如何去幫助他一時的困難。

「內思閑己之邪」，對自己，對內心，閑是防範，就是一定要

知道防範邪知邪見。特別是在這個時代，這個時代大家都崇尚民主自由開放，這是世界潮流，無可厚非，世界都是這樣。過去，我們導師講這個話大概也有十幾年了。他初次到新加坡去講經，那個時候還沒有住在新加坡，只是那邊邀請去講經，每年去一次，在那邊講一個月，那時候演培老法師還在世。演培老法師是我們導師的老朋友，很早就過去新加坡長住，一直到往生。有一次我們導師去講經，演培老法師（因為是老朋友）就請他吃飯，演老就請問我們導師說：淨空法師，你是贊成君主獨裁，還是贊成民主自由？導師不考慮就回答他說：贊成君主。演老就說：你落伍了，現在都是贊成民主自由。導師回答他說：我並不落伍。演老又再問他：為什麼？導師說：君主的時代，皇帝，你說他有私心也可以，我們不去辯論這個，就是說有私心也好，這個皇帝他有私心，這個私心是什麼？他希望他的子子孫孫都可以做皇帝，希望他的子子孫孫能夠接他的帝位，一代一代傳下去，他要做到這一點，他對於繼承人的教育就非常嚴格要求。這是好事情。如果他的繼承人把事情做錯了，人民起來反抗，他的政權就會被人推翻了。所以我們在中國歷史上看到，開國的帝王培養繼承的人才，是用最大的心血，很用心去禮請國家最優秀的人才，有學問、有德行的人來輔導太子，來輔導他，希望將來成為一個聖王、賢王。他有責任在，他想要帝位能夠傳得長久。所以他對這個就特別重視，因為他希望子子孫孫都可以傳下去，傳到久遠，他就想得很遠。民主政治，他就不會想很遠，頂多三、四年。像我們現在總統一任四年，有選上，三、四年他就下台，沒事情了。他想就沒有想這麼遠了，可能只是想他自己任內這個責任，他這一個任內的事情而已，他如果下台就不是他的事情，就不是他的責任了。所以他就沒想那麼遠，這也是很平常的事情，我們也想像得到。所以古時候帝王，常常想自己的過失，如何改過自新

，如何聽取大臣的建議，很可愛。我們讀過古書，非常尊敬。我們導師他說：他贊成君主專制，不贊成民主。

專制就是要負責任，這個責任很大。負責任裡頭最重要的一條，就是要提倡正知正見，防範邪知邪見。一定要提倡倫理道德的教育，才能夠防範邪知邪見；如果沒有正知正見，邪知邪見決定不能防範。今天全世界很多很多地方，邪知邪見充滿社會，這個不得了，這是社會動亂的根源，災禍的根源！因為現在說民主，言論自由，出版自由。專制時代，言論不自由，出版不自由。言論自由，出版自由，就是邪知邪見都可以講，一般人也認識不清楚，都受騙，都學不對了。所以決定造成社會動亂，那就是邪知邪見沒人防範。中國這個民族能夠綿延到今天，還沒有被滅亡，這是歷代帝王保護人民的正知正見，這個功德大。防範邪知邪見在社會上流行，這一點現在能夠見到的人愈來愈少了。所以我們導師分析這個給演培老法師聽，演老聽到最後，他也同意，他也贊成。這個確實是我們現代的一個情形，我們也不能不知道。這裡面提出六個思惟的綱領，這是正知正見的思惟。下面，了凡先生接著說：

【務要日日知非。日日改過。一日不知非。即一日安於自是。一日無過可改。即一日無步可進。】

這個話對我們來講比什麼都重要。佛門裡面常常講開悟，有人問我們導師：什麼叫開悟？他就跟他講：你知道你自己的過失，你就開悟了；能夠把你自己的過失改過來，這叫真修行。『務要』是務必要，就是非要不可，一定要這樣。一定要每天去檢點、去反省，把自己的過失找出來。學佛的同修，最重要的是早晚功課，早晚功課不是念給佛菩薩聽的，不著重形式。所以佛法重實質不重形式，要知道實質，這個比較重要。早課的用意在提醒自己，希望這一天處事待人接物不要忘記佛陀的教誨，早課用意在此地。晚課是反

省，反省我今天一天對人、對事、對物，有哪些做得是對的、正確的，有哪些是做錯的？晚課是反省。做對了，明天繼續要保持，做錯了，明天一定要改正，這個早晚課做得就有功德了。決定不是敲木魚念經，念給佛菩薩聽，早晨念一遍，晚上再念一遍，跟自己的思想、言行毫不相關，這樣做早晚課，不但沒有功德，還造罪業。造什麼罪業？欺騙佛菩薩，早晨騙一次，晚上又騙一次，這莫大的罪過。今天學佛的人多，真正懂佛法道理的人不多。所以我們導師特別希望同修，要懂早晚課的精神意義之所在，就是此地講的『日日知非，日日改過』。一天不知道過失，你就是『安於自是』，自以為是，這是大病。『一日無過可改』，你今天就沒有進步。不能進步，換句話說，你決定退步，不進則退。所以什麼叫精進？改過自新就是精進。

【天下聰明俊秀不少。】

了凡先生後面這幾句話，感嘆！這個天下間不是沒有聰明俊秀的人才，有。

【所以德不加修。業不加廣者。只為因循二字。耽擱一生。】

不是沒有這種人才，這種人才為什麼不能出來？這句話就給我們提出警告。為什麼這些人道德不能天天增長？德業為什麼不能天天擴張？都是『因循』二字耽誤了。「因循」就是我們現在說的馬馬虎虎，得過且過，沒有認真努力。在德學功業上，沒有認真努力去做。最後說：

【雲谷禪師所授立命之說。乃至精至邃至真至正之理。其熟玩而勉行之。毋自曠也。】

這是這一篇最後的結論。特別強調雲谷禪師教導他立命的學說，這種學說精純到極處，『至精、至邃』，「邃」是深，就是說很精深，深到了極處；『至真、至正』，「真」是決定沒有虛妄，「

正」是決定沒有絲毫邪曲。他自己一生努力的修學改造了命運，命裡面沒有功名，他得功名；命裡面沒有兒女，他有個很好的兒子，以後生了個兒子很好；命中只能夠活到五十三歲，他活到七十四歲，多活二十一年。這是足以證明，雲谷禪師的教誨正確沒有錯誤。

了凡先生這幾篇文章，原來是教訓自己子孫後代。他的後代也不錯，知道這些寶貴的理論與方法，他也不自私，公諸大眾，流通到社會，希望社會大眾能夠明瞭立命之學，都能夠改造自己的命運。我們這個地區、這個國家，乃至於擴展到一個世界，人人都能夠依照這個教誨來修學，社會安定，世界和平，全世界的人民幸福。這是中國古聖先賢他們的心量，他們的德行。這一篇就介紹到此地。

接著，我們看第二篇。第二篇就是「改過之法」，第三篇是「積善之方」，這兩篇是重點、是重心。用佛經的方式來判，第一篇「立命之法」是序分、序品，就是開頭，我們每一部經典都有序分，序分這段的經文是一個開始；第二篇和第三篇是屬於正宗分，就像佛經裡面的正宗分是主要的部分，主要要講的部分；最後一篇就叫做流通分，佛經裡面最後一段經文屬於流通分。我們如果用佛經三分這個方式來看這四篇文章，「立命之學」是序分，「改過之法」、「積善之方」是正宗分，最後「謙德之效」是流通分。這個也是三分具足，文章的旨趣大致上就能夠明瞭。「立命之學」明瞭了，要從哪裡下手？一定要從改過下手。人既然不是出生就是聖人，我們本來就不是聖人，當然有過失。孔老夫子也說「人非聖賢，孰能無過」，我們不是聖賢，當然有過失，哪有可能沒有過失？孔子又說「過則勿憚改」，就是說有過失不怕，只要有勇氣去改過，要有決心、有毅力來改過。所以，他把改過這些道理、方法，教訓他的兒子，小小過失都要改。我們一般人因循，得過且過，疏忽小過

失。小小的惡念沒有把它看重，於是小過失養成大過失，小的惡念慢慢養成大的惡念，後果就不堪設想了。現在我們來看正文，第一段是講「改過之法」，就是說改過的方法，要怎樣來改過。避禍納福是人之常情，可是吉凶禍福決定有預兆，這是我們不可以不知道的。文章一開端，了凡引用古人的記載。

【春秋諸大夫。見人言動。億而談其禍福。靡不驗者。左國諸記可觀也。】

這是一開頭就跟我們說，春秋的時代。在中國春秋戰國時代，孔子就是出生在這個時候，這個時候還是周朝。是周朝到晚年了，那時候很亂，王室衰弱，很多諸侯對於周天子大多數都是陽奉陰違，各自都有私心擴展自己的勢力。所以春秋時代是一個動亂的社會，孔子生在這個時代，也是感慨萬千！那個時候的諸大夫們，『大夫』是一個國家國君的助手，大概像現在政治組織裡面的部長、總理，古代都屬於大夫這一階層的人物。他們看人看多了，學識、經驗豐富，看到這個人的舉止，聽這個人的言語、講話，『億而談其禍福』，「億」就是猜想、判斷，就能夠想到將來這個人，他是遇到吉祥還是凶災，有災禍還是有福報，都可以講得很靈驗、很準。像這些事情，在《左傳》、《國語》這些古書裡面，典籍裡面都記載得很多。《左傳》、《國語》都是左丘明他的著作。『諸記』，「記」就是傳記，像《公羊傳》、《穀梁傳》，很多的記載，我們都可以明確的看到。這就是說明，吉凶禍福有它的預兆，就是說你可以預先看出來，看這個人，你就知道這個人他是會遇到吉或是凶。

【大都吉凶之兆。萌乎心而動乎四體。】

這講到心。人心裡頭存的善念、惡念，善惡念頭，這說我們的心，從心發出來，你所造作的善惡業行瞞不了人。能夠欺瞞愚人，

瞞不了有道德、有學問的人，這種人你就瞞不過他，他真的一眼就能夠把你看穿。現在世間還是有這種人，我們導師講過，他一生當中就遇到好幾位，他三個老師都非常難得，方東美先生、章嘉大師、李炳南老居士，他們都有這個能力。因為接觸大眾，有時候也聽他們偶爾會談起，跟某人接觸過，某人的命很薄，沒有福報，沒有壽命；某人心地純善，積功累德，將來必定有福報。他們也能夠看得清楚、看得明白，對於福薄的這些人，教他改過修善、創造命運。我們導師就以他自己來做個證明，他說年輕的時候就是屬於沒有福報、短命，屬於這一類的。但是他肯學、肯聽老師的話，這是他一生改造命運的關鍵。因為肯聽老師的話，所以老師特別憐憫他，教他改造命運，自求多福。所以這些預兆都非常的明顯。『萌乎心而動乎四體』，心裡頭起心動念自然就表現在外面，表現在外面就是言語動作。怎麼個看法？這裡面提出一個原則：

【其過於厚者常獲福。過於薄者常近禍。】

這是觀察人的兩個原則。你看到這個人心地善良厚道，待人忠厚，處處能夠替別人想，這個人將來有福。如果他是相反的，心胸狹窄，就是說心量很小，起心動念都是為自己的利益，做出損人利己的事情，對他自己沒好處的事情，他決定不會做，對人很刻薄，這個人將來就沒有福報。縱然他眼前有福報，眼前的福報是過去生中修的，他命中有福，命中福不少；但是他如是存心不善，行為不善，他的福就折掉了，打折了。折福以後還有一些餘福，還在享福，但是那點福報如果享完就沒有了，福報享完災禍就現前。由此可知，他如果是存好心、行好事，他的福報一生享不盡，他的餘福一定子子孫孫都享受到，這是事實真相。

【俗眼多翳。謂有未定而不可測者。】

『俗眼』就是說世俗的人沒有這個學問，沒有這個眼光，沒有

這個常識，眼睛好像常常被一個東西遮住，我們現在的人講眼睛有毛病，白內障、青光眼，什麼你都看不到，這是形容、是比喻。一般世俗人說，禍福沒有一定，而且也沒有辦法去預測，這是一般世俗人的看法。真正有學問、有德行的人，他不是這個看法，他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事先他就能夠預測、能夠看出來，不是不能看出來。你只要依照前面講的原則去觀察，你就能夠看出來，到底這個人他以後有福還是沒有福，看他的存心、看他的言行來判斷，絕對不會錯誤。接著說：

【至誠合天。福之將至。觀其善而必先知之矣。禍之將至。觀其不善而必先知之矣。】

這是說明禍福可以先知的，可以預測得相當準確。我們能不能得到這個能力？答案是肯定的，一定可以得到，我們也有辦法有這個能力。在此地第一句話他就說出來了，『至誠合天』，我們想要有這種能力，只要把這四個字做到就行了。我們以真誠，起心動念合乎自然的法則，「天」就是自然法則，不加絲毫意思在裡面。絲毫意思，就是我們平常講的妄想、分別，絕對不加絲毫妄想、分別在裡面，就是說我們的心不夾雜絲毫的妄想、分別、執著，我們也有這個能力。心地真誠、清淨、平等，這個能力現前了。一個人福報快要現前，你看他，『觀其善而必先知之』，你能夠看得出，他的心善、言善、行善，對人厚道，我們就能夠推想到他的福報快要到了。如果他的思想、言行不善，我們就知道，他的災難愈來愈近。這是小的，看個人的，看一個人。比較大的，觀察這個社會，觀察一個家庭，觀察一個團體，乃至於觀察國家、世界，沒有不準的，都很準確。這裡面有道理在、有學問在，決定不是妄言。我們自己要知道，自己這一生當中，特別是將來的吉凶禍福，應當從這個地方反省，從我們的起心動念、言語造作。如果純善，自己可以肯



定，災消福來。如果自己的心不善、言不善，言是花言巧語欺騙眾生，行為不善，自己要警惕，禍患災難必定是一天一天接近。從個人到家庭、到社會、到國家、到世界，無不如是。下面是講改過之基礎。

【今欲獲福而遠禍。】

這就是趨吉避凶。

【未論行善。先須改過。】

這兩句非常重要。這兩話很重要，所以這兩篇「改過之法」、「積善之方」，排列的順序就是從這來的。我們還沒有談行善積德以前先要講改過，為什麼？過如果不改，改得不徹底，改得不乾淨，雖然修善，善裡面夾雜著惡，善也不純，善的功就不能顯著，善的功德就不明顯。因此，改過是積善的先決條件，就是說改過要在積善的前面。我們看「改過之法」，從第二段看起：

【但改過者。第一。要發恥心。思古之聖賢。與我同為丈夫。彼何以百世可師。我何以一身瓦裂。耽染塵情。私行不義。謂人不知。傲然無愧。將日淪於禽獸而不自知矣。世之可羞可恥者。莫大乎此。孟子曰。恥之於人大矣。以其得之則聖賢。失之則禽獸耳。此改過之要機也。】

說到改過，了凡先生提出三點，第一個就是羞恥心。所謂「知恥近乎勇」，勇是勇於改過自新。所以他在此地，第一句話說『但改過者』，改過的方法，『第一，要發恥心』。人能夠知恥，他決定不會起一個妄心，動一個惡念。應當常常想到古時候這些大聖大賢，跟我們都同樣是凡人；佛在經典裡面也常常跟我們說，我們跟諸佛如來原來都是同樣作凡夫。為什麼他們現在能夠成佛、成菩薩、成聖成賢，我為什麼不能，還在作凡夫？以這個標準來觀察，我們的羞恥心就發出來了。他們確實『百世可師』。孔老夫子傳到現

在二千五百多年，釋迦牟尼佛傳到今天也有三千年，為什麼這個世間不分國家、不分種族，甚至不分宗教，流傳到今天，這個世間的人還有很多很多人尊敬他，接受他的教誨，向他學習？這叫大丈夫。他能夠做得到，我為什麼做不到？人如果能夠常常有這個思惟，必定能夠發憤自強。

接著說，這是說我們自己的毛病。『我何以一身瓦裂』，「瓦裂」就是說我們一個杯子掉下去就破了，完全破碎了，這是形容。一個陶器，一個很漂亮的杯子，或者是花瓶，如果掉下去破碎了，那就沒價值了，一文不值！這是形容我們一身的毛病。我們的病，病根是『耽染塵情』，「耽」就是過分的享樂，「染」是污染；世間人耽染在七情五欲當中，不知道這個情欲不是真的。這裡面有樂，沒錯，聖人也不反對，但是你付出的代價太大了，換句話說，得不償失。這個代價之大，如果不是佛在經教裡面給我們詳細說出來，我們怎麼想都想不到。我們付出的代價太大了，這個代價就是六道生死輪迴。如果真正清楚明白，才知道可怕，世出世間沒有比這樁事情更可怕的。由此可知，聖賢人在這個世間也不能離開七情五欲，但是對於情欲他淡薄，他的行為合禮合法。禮一定是有節度，換句話說，它不能過分，也不能不及，不及是不合禮，過分同樣也是不合禮。所以禮講節，禮節，節是節度、節制。古聖先賢教育裡面，家庭結婚生子，夫婦相敬如賓，他都是有節度的，絕對不是縱情耽染，決定不是這樣的，跟現在社會不一樣。所以以前的家庭和睦，家庭有秩序。這一句放在前面，用意非常之深，把我們凡夫的病根說出來了，凡夫何以不能成聖，病根就在此地。

現在我們講到最粗淺的地方，人喜歡七情五欲的享受，但是人更加愛惜自己的生命，到要捨的時候，大概七情五欲也可以能夠捨，但是不願意捨自己的身命，而且還希望自己能夠長壽，這是人之

常情。你如果要使自己長壽，你在生活各方面，你就要知道節制。古人說的話沒錯，「病從口入，禍從口出」。你要遠離災禍，言語不能不謹慎，態度不能不謹慎；你想要身體健康，你的飲食起居不能不謹慎。今天很多很多人希求健康長壽，他不懂這個道理，所以中年以後身體就衰弱了。不懂養生之道！健康真正的因素是心地清淨，沒有妄想，沒有雜念。其次，是飲食起居如法。有秩序，有節制，決定不沾染五欲六塵，你的心才會清淨；一定要放下名聞利養，放下貪瞋痴慢。心地清淨，這是健康的真因；一切隨緣而不攀緣，這是健康的外緣。有真因，有外緣，健康的果報自然就現前。「耽染塵情」，塵就是五欲六塵（五欲是財色名食睡，六塵是色聲香味觸法），這個東西一定要有節制，如果沒有節制，縱情放逸，後果就不堪設想。每一樣東西都不能過分，像我們吃飯不能吃太多，吃超過你就很苦了，你的胃就受不了，你的身體就損壞掉了。所以每一樣事情都要剛好就好，這是養生之道。

『私行不義』，「不義」就是不應該做的，無論是對人、對事、對物，一定要想到我應不應該做，說話要想到這個話我應不應該這樣說，真正講求修養的人他懂，他很謹慎。私行不義，『謂人不知』，以為別人不知，錯了。古人說「若欲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為」，掩藏得再密，終有敗露的一天，怎麼會沒有人知道的道理？『傲然無愧』，「傲」是傲慢，「無愧」就是沒有慚愧心。慚就是良心的責備，愧是輿論的制裁。外面的人來批評你，你不在乎，你覺得不要緊，隨便人家去講，這就是無慚愧了。無愧就是不在乎，人家講就任人去講，他麻麻痺痺，我們今天講的臉皮很厚。這樣的行為，『將日淪於禽獸而不自知矣』。這一句話我們要細心去觀察，「禽獸」是三惡道，它的意思是你必定淪於三惡道，你自己還不覺察。佛在經上常說：「人身難得，佛法難聞。」我們失掉人身，來生

又再得人身，這個比例很小，大部分的人都不能得人身。得人身的條件是什麼？不僅是佛法，中國古聖先賢都跟我們說過，就像佛經裡面講的五戒十善，儒家講的是倫常道德、五倫十義，你都能夠做得沒有欠缺，來生一定得人身。我們這一生能夠得人身，是過去生中我們的五戒十善修得還不錯，這一生得這個果報。但是這一生當中，我們有沒有再去做？那就要問自己了。

『世之可羞可恥者，莫大乎此』。這個意思就是說那些聖賢人原本跟我是一樣的，跟我們一樣是凡夫，他們今天已經作聖、作賢，作菩薩、作佛，生天了；我們今天自己想一想，我們還在作凡夫。怎麼會作凡夫？我們的思想、見解、言行都不善，我們的前途將來是畜生、餓鬼、地獄，果報相差太大了。我們看他們，再回想自己，真的是可羞可恥！這就是反過來，我們自己來反省、來檢討。過去有人問我們導師：法師，您為什麼學佛？導師的答覆很簡單：學佛就是學作聖人、作佛菩薩，學做一個明白的人。聖人就是明白的人，唯有明白才能夠把自己的境界向上提升，現前過諸佛菩薩的生活，將來入諸佛菩薩的境界，我們學佛真正的目標在此地。這個身體現在還在，還沒有離開，我們要把這個身體當作工具，多替社會眾生做一些好事。現在人講，為人民服務，為國家服務，為眾生服務，這身體是個工具。在《了凡四訓》裡面講，就是改過修善、積功累德，為大眾做榜樣。做榜樣不能沒有工具，這就是一個好的工具，與自己毫不相關，是為大眾，我們要明白這個道理。

『孟子曰：恥之於人大矣。以其得之則聖賢，失之則禽獸耳。此改過之要機也』。儒家講「知恥近乎勇」，你要能夠得到，你得到你就能夠成聖、成賢；你要是失掉，不知恥，你就淪落到禽獸、餓鬼、地獄。知恥是改過重要的一個訣竅，我們不能不注意。我們導師有一年在美國休士頓講經遇到一位同修，他在那裡的一個學校

擔任一位教授。有一次吃飯的時候，就跟我們導師談到這個問題：今天社會動亂不安，要從什麼地方來幫助大眾回頭？他想到這個問題，就提到知恥二個字。他說：現在的人之所以敢造惡業，帶來社會的動亂不安，追究其根本的因素，就是不知恥，所以今天必須要提倡知恥。我們導師聽了這位同修的話之後，也同意他的說法。那個時候他就想到要組成一個知恥學社，我們導師就答應，請他去擬定章程，他們來做，我們會響應。以後我們導師離開美國，大概這個事情後來就沒有再提起，也就淡薄了。所以任何一樁好事，一定要有熱心的人士去推動。能夠在社會上尋找到對於傳統道德倫理還有概念的人，聽到這些道理還能夠生歡喜心的人，把這些人集合起來，成立一個社團，我們自己認真努力修學，大力來推動、弘揚，是一樁好事情。我們再看第二條：

### 【第二。要發畏心。】

知『畏』，知道畏懼，生起畏懼之心，會怕。這樣才能夠生誠敬之心。

【天地在上。鬼神難欺。吾雖過在隱微。而天地鬼神。實鑒臨之。重則降之百殃。輕則損其現福。吾何可以不懼。】

「畏」是怕，這個裡面含著有恭敬的意思，畏跟敬常常連起來用，敬畏。過去子弟對於父母尊長，學生對於老師，都有敬畏之心，又敬愛，又害怕。如果沒有畏心，又不知恥，諸位想想，他還有什麼壞事做不出來？今天這個社會知恥的人少了，敬畏的人也少了，原因在哪裡？原因在沒有好好的教導。人不是聖賢，不是佛菩薩再來的，所以教育比什麼都重要。懂得這個道理，懂得這個方法，確實是中國的古聖先賢。在《禮記·學記》裡面，我們讀到：「建國君民，教學為先。」再看看中國的歷史，自古以來，一個政權建立，一個朝代的形成，不出五年，國家一定是制禮作樂，教化人民

這一個工作五年就完成了。所以，改朝換代的亂世時間很短，很快就恢復秩序。唯獨在我們這一代，這一代的人很可憐、很痛苦！滿清滅亡之後一直到今天，禮樂都沒有制作。禮樂沒有頒布，這個時代將來在歷史上就稱為亂世，這是在中國歷史上動亂時間最長的一個時期。人民的生活，人與人之間的往來，無所適從。

過去在台灣，有人問我們導師一個問題，在台灣一般民間父母過世往生了，兒女喪禮穿的孝服，有人披麻戴孝，有人穿黑色的中山裝。同修們看到以後，提出這個問題來問我們導師，他問：這個有沒有合乎禮節？有人穿麻衣（披麻戴孝），也有人穿黑的中山裝。我們導師的回答：中華民國建國到今天，到我們今天已經是民國九十二年，九十二年沒有頒布禮樂，就是說國家沒有制定禮。所以一般民間還有人披麻戴孝，披麻戴孝是用清朝的禮，清朝時代政府制定的禮，父母如果過世要披麻戴孝，這清朝的禮。有人穿黑色的衣服，戴黑眼鏡、穿黑衣服，那是用外國人的禮。這個同修在問：到底哪一個比較合禮？我們導師說：都可以，因為國家沒有制定，沒有禮，沒有標準。所以人家用什麼都可以，你也不能說他不對，也不能說他一定對，都可以。你愛用什麼就用什麼，因為沒有標準，沒有禮，跟過去不一樣。過去帝王時代，禮樂是非常重視，穿衣服，不能隨便穿，你是什麼身分穿什麼樣的服裝，士農工商都有分別，人家一看到就知道你從事哪個行業，你在社會上是什麼樣的地位。地位比你低的，對你一定要尊重，這樣方便你行禮。現在沒有了，現在你看我們台灣總統跟老百姓，有的穿中山裝，有的穿西裝，總統穿西裝，百姓也穿西裝，在一起也分不出來。沒有禮了，天下大亂，社會秩序沒有了，這在以前是絕對不行的。我們生在這個時代，我們嚮往古時候那個社會，但是我們也不能忽略現代的現實。雖然現代的人不再講這個，我們心裡也要明白、要了解。

講到天地鬼神，有沒有？肯定是有的。在哪裡？我們眼睛看不到、耳朵聽不到、身體接觸不到，不能說我們接觸不到，他就不存在。我們接觸不到的東西太多太多了，不可以說我們沒接觸到，他就不存在，不能這樣講，講這樣是太武斷。何況鬼神的這些感應，不但在中國歷史上記載得很多，就是在現代我們也常常在資訊、報章雜誌、電視報導裡面可以看到這些消息。那些報導當然都是有事實的根據，可是依然有很多很多人不相信。這個也難怪，如果不是自己親自經歷的，別人講的都不相信。到哪一天，你有這個福報，你有這個緣分，鬼神被你見到了，你才相信。

所以我們導師初學佛的時候，二十幾歲，朱鏡宙老居士，對他非常愛護的一位長者，他的故事很多，都是他自己親身經歷的，常常講給我們導師聽。導師也很喜歡聽這些故事，因為這些故事是他親身的經歷，自己親自去碰到、去接觸到，真的，不是假的，不是他編故事來騙人的。我們導師就問朱老居士學佛的因緣，因為他是學財經的，在抗戰期間，他是四川稅務局局長，管財稅的。抗戰勝利之後，他是浙江人，做到浙江省財政廳長。抗戰以前，他曾經在蘇州做過一個銀行的總經理。導師向他請教學佛的因緣，他就講學佛因緣，是在抗戰期間住在四川重慶，有一天晚上跟幾個朋友打麻將，這是常常的事情，常常夜晚兩點多鐘才散會，才回家，各自回家。那個時候雖然地位那麼高，也是沒有交通工具，回去還是走路。不是像現在有車，那時候都走路，而且那時候路燈都很暗，現在人很難體會。路燈，遠遠的才有支電線桿，那個路燈的燈泡大概是四十燭光，掛得很高，很遠的距離，真的是若有若無。半夜回去，路要走很遠，走四、五十分鐘才能走到家，他就在走暗路的時候碰到鬼。

這一集時間到了，這個故事，下一集再繼續來給諸位報告。

